

写在前面

□陈彦瑾

《雪漠密码》类似于作家雪漠的文学评传,它是迄今第一本研究雪漠的专著,也可以说是最全面、最深入的雪漠研究专著,但它不是一本中规中矩的学术书,也不是单纯作为学术研究的作家论,确切地说,它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相遇。

相遇需要缘分,缘分看似玄妙,但就阅读来说,它的本质其实是理解。理解是读懂的前提,读懂又是研究和评价的前提。不论是读人还是读书,世上大多数的误读和错过其实都源于不理解,惟有理解,才能带来真正的读懂和相遇。

《雪漠密码》要表达的,就是我对作家雪漠其人其作的一些理解,不单单是文学层面的解读、研究、评价,更渗透着生命层面的追问、反观、感悟、体会与影响——追问生命的意义,反观生命的真相,感悟生命的奥秘,体会生命的苦乐,而生命的影响,既在于有关生命的知识边界的拓宽,更在于生命自身的成长——这一切,皆源于相遇。

或许,对于每一个不想糊糊涂涂度过此生的人来说,他总会因为自己对待生命的认真态度,而在人生的某个阶段,与一些人、一些事、一些书籍相遇,并因此获得生命的启示和答案。尽管具体的人、事、书不尽相同,但相遇瞬间的被点亮,相遇时的心灵共振,以及相遇带来的生命成长,却是一样的。

所以,当看到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将自己一生的鲁迅研究概括为“与鲁迅生命的相遇”(钱理群:《我与鲁迅生命的相遇》)时,我知道,我的这种“相遇式研究”非但不孤,而且无意中与一位大学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。钱先生描述他与鲁迅生命相遇的认知和感受,于我也有感焉。如:

他要进入你的内心,我也要进入他的内心,然后纠缠成一团,发生灵魂的冲突或者灵魂的共振。

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被遮蔽的东西,你自己不自觉,由于鲁迅的撞击这些东西被激发了出来。你和鲁迅产生了共振,这种共振的结果不是说你服从鲁迅,而是你说出自己的新的话,那些潜藏在你内心深处更加深刻的话,所以跟鲁迅发生心的碰撞,其实是对你新的唤醒,对自我的新的发现。

读鲁迅作品是要有缘分的,你拒绝他的时候就说明你和鲁迅无缘,无缘就各走各的路,天下大得很,可读书多得很,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。缘分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心灵的接通,心灵共振。所谓阅读鲁迅,用学术的语言来说,就是“读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,凭借自己的悟性或理智,通过鲁迅作品,与同样独立的鲁迅生命个体相遇”,有缘分就相遇,没缘分就不能相遇,两个生命都是独立自主的……

这些话,字字句句都打在了我心坎上。他说的,也正是我这几年阅读和研究雪漠的一些认知和感受。

这种“注重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”,“注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(读者)之间的生命的交融的研究”,钱先生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,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别——他称之为“生命学派”——的基本特征。而这一学派的开创者、最重要的代表之一,是同为鲁迅研究大家的王富仁先生。(钱理群:《知我者走了,而我还活着》)

“生命学派”不同于“知识学派”。“生命学派”的阅读和研究不是为了获得纯粹知识性的东西,而是要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,同它进行心灵的撞击,更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,产生水乳交

融的理解和认知。这两点,也正是《雪漠密码》的写作姿态。

未承想自己的研究志向与“生命学派”不谋而合。这也许受益于我的硕士导师赵祖谟先生,赵老师擅长抛开理论知识,纯粹用美感和直觉去赏析作品;又或许,每一个认真对待生命的研究者,对生命的追问和探究都如同蕴藉心头的火山,期待着命定的相遇把它点燃。虽然从成就和影响来说,雪漠与鲁迅、我与钱先生不可同日而语,但仅就“相遇”和“点燃”而言,却没有多大差别——可能明显不同的是,钱先生或许只能透过鲁迅作品去相遇鲁迅生命,而我因为与雪漠同时代,又是雪漠作品的编辑,不仅可以透过作品去相遇,还可透过同时代的读者、评论家去相遇,更可与雪漠本人相遇于作品之外。

二

所以,这本书既写了我为编辑、研究者与雪漠的相遇,也写了评论家们、读者们与雪漠的相遇,归根结底,写的是人与人、人与文学的相遇,以及因为相遇,带来的人的发现、人的成长。在我看来,文学即人学,写作即召唤,阅读即相遇。

高尔基的“文学是人学”这句话,曾是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回归的一面旗帜,30多年后的今天,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记起它了,正如钱理群先生在《我们怎样读名著》中所说:

文学的核心,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出发点与归宿,都是“人”,是人的心灵,人的感情,人的精神,而不是其他。其实教育、出版的核心、出发点、归宿,也是“人”;正是“立人”,把文学、艺术、教育、出版……都统一起来了——这几乎是常识,却是人们最容易忽略、忘却的。

容易忽略、忘却的原因是,时代不同了。在商品经济时代,无论是高尔基的“文学是人学”,还是鲁迅先生的文学“立人”,都仿佛是文学前世的常识了,今天人们更愿意将文学等同于商品,将商品价值、名利效应奉为文学和作家的新常态。那么,《雪漠密码》选择一位商品价值和名利效应都不是特别大的作家,通过他展示一个“人”的文学养成、文学追求、文学创作和文学影响——他如何为了写作修炼人格、升华生命,读者如何因为阅读获得人格提升和生命成长,文学如何让人成为人、成为真正的人、成为更好的人,这样一本书,在今天不但显得不合时宜,而且简直是对常识新贵的一种漠视和挑战,又或者,是要进行一场招魂——将文学前世的“立人”之魂、“人学”之魂召唤回来,认认真真探讨文学与人、文学与生命的诸多话题。

因为缘分,因为相遇,这些话题因雪漠而被激活、延伸、具体化。我把1963年生于甘肃武威的西部作家雪漠作为个案,试图透过他,去理解这时代的某一类作家,某一种人格,或者说,某一个生命,与文学的纠缠关系。例如:他对生命有何探究?他对人格有何追求?他如何从脚下这片土地汲取创作营养?他如何成为“这样一个”作家?他为何写作?他为何写这样的作品?他为何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?读者喜欢他什么?他与读者的关系为何如此密切?他对读者的影响究竟在哪些方面?评论家如何评价他?文坛如何看待他?肯定和误读的背后,

是什么在左右人们对他的看法?尤其是:作为一类作家,一种人格,一个生命,他的写作给同时代的我们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探索和启示,又在哪些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我们?比如,他对人格和生命境界的极限式追求,对人心和人性的极限式探索,对极致善美的乌托邦式描绘,对神秘世界的在场式书写,对灵魂世界的建构和呈现,对历史、神话、宗教、哲学、传统文化、民间文化的广泛吸收和运用,以及他的灵魂喷涌式的写作状态,他的人格修炼先于写作、作品境界取决于作家人格、好作品必须有益于世界的写作观,等等。

这些问题如此真切,又如此深邃,像黑丝绒上的一颗颗珍珠,散发着迷人的光泽,吸引我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,如同探索生命奥秘一样,去探究,去思考,去解密。直到写完这本书,我才发现,其实所有问题都指向一个答案,那是近乎本源的终极回答,类似于生命的DNA。所以,本书的名字就叫“雪漠密码”——雪漠的文学密码、文化密码,也是雪漠的生命密码。而它究竟是什么?探索它的意义何在?或者说,这个类似DNA的答案,如何超越雪漠“这一个”而获得普遍意义?在书中,我给出了回答。

三

需要特别强调的是,尽管有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硕士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储备,有20年编辑工作的文学阅历和眼光,有雪漠作品8年的阅读经验,有对雪漠文学活动的8年跟踪,我仍觉得,要理解、读懂雪漠并诠释其文学价值和意义,仅仅有文学储备是不够的,还必须对西部文化尤其对儒释道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——不仅是知识层面的了解,更是生命层面的体会和领悟。因为,文学和文化正是构成雪漠世界的两大基石,也是雪漠个人生活和作品生命的两条主动脉。

或者诗意地说,文学和文化是雪漠世界的故乡与山河,如果不身临其境地进入他的故乡,领略他的山河,只是远眺甚至远隔千里之外,那么,你将很难理解和读懂他的世界,相遇的缘分很可能就错过了。

雪漠是典型的西部作家,他的文学作品以长篇小说为主,如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《白虎关》《西夏咒》《西夏的苍狼》《无死的金刚心》《野狐岭》,每一部都渗透着西部文化和传统文化精神;他的文化作品如“光明大手印系列”“心灵瑜伽系列”“雪漠心学大系”,以及《空空之外》《老子的心事》等,则广泛涉猎儒释道传统文化。

所以,在过去8年,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补文化课——读儒释道经典,并在生活中领悟和实践经典的教诲,通过修心,升华自己。不知不觉,生命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,再对照变化反刍经典,便油然而生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切肤体认。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深言大义,已如发肤手足般明白亲切,这时再读雪漠作品,更觉一览无遗,没有任何障碍。

至于西部文化,只要热爱西部、深入西部,多到西部尤其到雪漠家乡河西走廊一带走走,多读相关的书籍,便觉熟悉如乡亲了。

文学研究需要援引文化储备的例子,我最近看到的有两则。其一仍是钱理群先生在《我与鲁



迅生命的相遇》一文中提到的。他的一个学生在研究鲁迅《野草》时,发现《野草》与佛教很有关系,于是想研究佛教。另一个例子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成庆老师,在许知远《十三邀·寻找谭嗣同》节目里接受采访时说,他在研究谭嗣同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时,发现他们均深受佛学影响,研究者如果对佛学一无所知,将无法深入理解他们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选择,于是他一度转向了佛学研究。

钱先生和成庆老师还不约而同提到,中国文化讲究内在悟性和身体力行的生命实践,因此学者的研究不能仅仅是知识涉猎,还必须用生命去验证,也即按传统文化的要求在生活中去实践。钱先生对他的学生这样教诲:

第一,佛教著作相当难读,你要读佛,就别去看那些阐释佛经的小册子,你就直接去读原文,什么也别管就这么硬读。第二,你读佛经(不仅指佛经,也包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),有两大难关,或者说有两大危险。首先要读懂就很不简单。这个“读懂”有两个意思,一是读懂字面意思,恐怕现在在很多中文系的学生读古文都没有过关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:即使文字懂了也不等于真懂,中国传统文化讲悟性,你有没有悟性,你感悟不到,文字看懂也没用,这就是有缘无缘。读佛经你没有缘分的话是读不进的,你得有缘分,你得读进去,读进去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:你出不出得来。佛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:博大精深,你进入这博大精深的世界以后,就被它征服了。征服意味着什么呢?被它俘虏了,你跳不出去,像如来佛手,你跳来跳去跳不出手心,你越读越觉得它了不起,越觉得了不起你就越跳不出来,不知不觉间你成了它的奴隶,那你就完了,你何苦去读呢?所以跳出更难。

对照这番教诲,反求诸己,我觉得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学习,缘分与悟性兼备,也曾深入经藏,沉迷其中,而真正跳出来,要归功于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生挫折。本书就写于这场挫折砸下来,生命一阵剧烈震荡后的短期休克效应中。

四

本书初稿写于2017年11月28日。为了逃避一场挫折,我把自己封闭在一间小屋里,在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下,20多天里洋洋洒洒写了

我与邓彪发先生素未谋面,他托友人转达请我写序的愿望,我因工作忙,并未当即应承。一是小说并不一定要有序言,读者可自行到书中获得审美体验;二是不读作品不知如何着笔。在朋友的反复劝说下,加之对一个钟情于文学的农民作家的钦佩,我利用假期读完了长篇小说《天水》。

这是一部难得的农民写农村的作品。今天的农民或去城市打工实现自己的进城梦,或在本地亦工亦农实现自己的致富梦;没有梦想的便沉溺于乡间的牌桌上消磨时光。文学梦对一个农民来说,既是高不可攀的事情,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没有多少经济回报,是很不划算的。如今在农村执著于文学创作的鲜之又鲜,更何况写几十万字的长篇呢。邓彪发是在田地里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地道农民,他竟然“逆潮流而动”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,就着田野野花的清香,写下了这部充满泥土气息的小说。我与邓彪发虽素不相识,却被他对文学的赤诚与热爱深深打动。邓彪发从20世纪90年代始,在家乡担任村主任20余年。他的家乡,那个叫江口的湘中村寨,风光如画,山清水秀,历史上曾是商贾云集的水运码头。后因陆路兴起,水路衰退,这里渐显闭塞。近些年乡村旅游兴起,这里又获桃花岛之美名,邓彪发为桃花岛的旅游开发积极奔走。几十年来,他亲自参与了江口的建设,见证了江口从贫陋变得富足的历史。4年前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介江》,因此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他有着较扎实的写作功底和较敏的文学嗅觉。

邓彪发说:“我生活在农村,本身就是农民,这里的素材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。写作,我一定要努力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!”他立志要学习作家赵树理、柳青、周立波,写出一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农村题材作品。两年前,他便开始构思这部小说。《天水》以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半个多世纪为时间段,叙述了皮家、徐家、张家、石家、黄家等家族几代人的发展与博弈、顺达与沉浮、爱恨与争斗,生动刻画了徐大海、徐剑父

十多万字。写完后又填充了很多引文和资料(除作品引文外,主要参考雪漠自传体长篇散文《一个人的西部》,雪漠解读自己作品的小说集《深夜的蚕豆声》,以及分别由雷达、陈晓明两位老师主编的雪漠研究资料集《解读雪漠》《揭秘(野狐岭)——西部文学的自觉与自信》),于2018年2月23日完成二稿。然后就把书稿放下了,未承想一放就是一年。

这一年,生命继续低沉,简直黯淡无光。很多个黑暗瞬间,都想再度逃避,拿起书稿,像写初稿时那样,进入一种状态,修改出自己满意的定稿,但奇怪的是,我无法再进入当初的状态了。

那20多天的写作,是一次生命的喷涌。除了后来填充的引文和资料性文字,大多是在不经思考的状态下汨汨流出的。很多段落没有分段,因为写的时候一气呵成,无从停顿。文中还常常出现第二人称“你”——需要说明的是,这个“你”其实指的并非正在阅读的您,而是我自己,包括过去的我,以及成书后的我。

所以,这本书更像是我与我的对话,一家之言,个人色彩浓郁。

当有人问我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时,做了20年图书编辑的我竟一时无语。后来想,也许就是我自己,以及和我一样认真对待生命的人,还有那些已经相遇或未来相遇的雪漠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吧。

遗憾的是,我最期待的读者,已经不在人世了——他就是发现雪漠的著名评论家雷达老师。写这本书之前,我正在编辑雷达老师的评论集《雷达观潮》,二稿写完时,《雷达观潮》已出版。但我没告诉雷达老师自己在写这样一本书,总想等时间充裕时将书稿认真修改一遍后,再请雷达老师批语指正。想不到,他竟于2018年3月31日突然离世,这本书永远无法与他相遇,永远得不到他的评价了。

时间带走一个个相遇的生命,相遇越发显得弥足珍贵。

2018年年底,当我终于走出低迷,准备坐下来,在理性乃至挑剔的审视下,把书稿细细打磨一遍时,我发现,那便要近乎重写了。对于一些特殊状态下自动流出的文字,我也总不忍心用理性的剪刀加以修剪。反复几次后,除了删去一些过于激情四溢的表达,以及为了照顾阅读适当分段之外,其他尽量保持原貌,包括一些主观色彩浓郁的句段,一些纯属个人感受的见解,一些一气呵成无法分段的长段落。我也保留了大段列举的作品内容,这样读者可以省去对照翻书的时间;而几乎全文照录的研讨会内容,则为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评论家们对雪漠的解读和评价,这些声音无疑比我的个人解读更为客观也更为重要,毕竟,他们代表文坛。

总之,除了附录和这篇前言,我尽量让《雪漠密码》以它诞生时的模样与世界赤裸相见,为了留住一份可遇不可求的相遇记录。

所以,本书若有任何让您不舒服、让您不认同、让您不理解的地方,我都要向您说声抱歉,并承认:它的确不完美,它只是一家之言,而且,它只是一块璞玉,未经雕琢,瑕瑜互见。若您阅读本书时,有心灵的共振或灵魂的冲突,或者有相见恨晚之感,哪怕有一点点会心的感触、一点点启发、一点点受用,我都会向您伸出双手,拥抱我们生命的相遇。

阅读的意义在于相遇和成长。感恩遇见!
(摘自《雪漠密码》,陈彦瑾著,作家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)



2012年的农历九月九日,接到北京市民革组织的邀请,要我去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,参加重阳节的登山活动。

《易经》中把九称为阳数,九月九日,日月并阳,两九相重,故就叫重阳。九九与久久同音,喜欢想象的中国人,把它附会成生命的长长久久,因此,这一天也叫老人节。

我不禁觉得好笑,正在幻想着要做很多事情的我,怎么就老了呢?可是,自从2000年被一位老院士提名,作为人才,从东北的长春引进到北京科技大学,低头做实验搞科研,抬头给学生讲课,远离世俗,不问尘事,一晃已经十几年过去了,已57岁的我,有什么不可以称老的呢?几天前,同事的孩子遇到我还叫了声爷爷呢。

因此也就释然,很高兴地跟着去了。在学校的围墙里很久没有到外面来,到了百里山水画廊,才觉得这里就是京畿最美的地方。“画廊”的大部分在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的园区里,大量由前寒武纪海沉积的碳酸盐岩石,经中生代燕山地区的地质构造运动、岩浆活动和沉积作用而形成的节理密集的崖壁和断层,这里有层叠叠嶂的群山和暗流激涌的峡谷,属北方岩溶地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。

重阳节正值寒露和霜降之间,虽然天气还不寒冷,但远处的群山已显黛青的颜色,近处的草木树叶也开始零落,犹如一幅古代的泼墨山水,让人感到古朴和凝重。

奔跑在奥森公园

□黑龙

午后时分,群山之中,一处简陋的农舍,木栅栏围成的院落之间,升起了一道烟岚,好像古代的烽火,告诉我们吃饭的时间到了。那是为我们准备晚饭的农家。

走近才知道,那个院落用木板搭了几个棚子,每个棚子里都有几条长凳围着一张桌子,饭菜是在一个大屋子里做的,然后再端到各个席位上。那屋子里有过去农村才有的灶台,灶台上是一口铸铁大锅,锅里炖着河里新打的鱼和农家自做的豆腐。炖菜的边上是贴饼子,那是今年刚刚打下的玉米磨成面做的。掀开锅盖,贴饼子浓浓的糊香带着淡淡的发酵的酸味,就直接进入了大脑神经,让人回想起童年和老家的味道。

参加民革组织的大多是国民党党员的后代,我认识的有原国民党时期的北京市市长何思源的女儿,国民党的重臣邵力子的外孙女,战死在北京南苑机场的抗日将领赵登禹的外孙女等。我的表哥80多岁了,也曾随国民党的部队驻守过北京的南苑机场,后随军去了台湾。几年前我也加入了民革,这个组织的人都是爱国的民主人士。

这是一些很特别的人,以往吃饭时,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家国的历史,但是,今天谈话的主题却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我身上了,他们先是默默地看着我,接着略有迟疑地问我:“你最近怎么了?遇到了什么事情?”我先是错愕,后又恍然。原来的我是个胖子,170厘米左右的个子,竟有172斤的体重,可是今天在他们面前的,却是个只有120多斤的清瘦“老人”,再加上近来常熬夜,脸色也有些憔悴。他们以为我得了什么严重的疾病,或者遭遇了很严重的事情。

近几年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,因此彼此已经不了解了,于是,我对他们简单地回顾了这几年自己的情况:几年前,自己常常在讲堂上感觉头晕要摔倒,到医院检查,餐后血糖值已经达到30左右,是高渗性糖尿病昏迷的前兆,于是住进了医院。经过一番诊断,医生告诉我:“糖尿病是不可治愈的,你需要终生服用药物,或依赖胰岛素来生活。”这使我的心情变得很灰暗。

20天后,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缓缓地走出医院,在医院的大门口,护士长追了上来,她说:“你别灰心,曾经有人靠跑步控制了糖尿病,但是也需要为此终生坚持不懈,不知你是否能有这种决心和毅力。”我立刻回答她:“只要能吃的苦我都能吃,只要靠吃苦能做到的事,我都能做到。”她为我点亮了一盏心灵的灯。

于是,我认真地做了一个抉择,我也由此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:从那时开始跑步,不管电闪雷鸣,不管风雪严寒,从未停止,一直跑到了现在。从靠吃药或注射胰岛素控制疾病的糖尿病病人,到不用任何药物控制血糖的正常人;从只能跑很短的距离,到能用四十几分钟跑完10公里的路程。现在,我已由以前的大胖子,变成身材略显消瘦的跑步达人了……

这些“老人”被我感动了,他们中也有糖尿病人,他们鼓励我把我的经验写出来,让更多的人知道,糖尿病是可以控制的,鼓励更多的“老人”通过跑步找回自己的健康。于是,我决定开始写一直想写但未真正落笔的跑步日记。

从那时到现在,从未间断过跑步和写跑步日记。我参加了多次马拉松比赛,并用3小时50分钟跑完了全程。写了200多篇日记,力求含有更多的文学性和趣味性,为我和同一起跑步的朋友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我常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(奥森公园)里跑步,那里的人称我为“奥森老人”或“奥森传奇”。我也到各地去跑马拉松,游览名山大川,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,而他们经常用网名称呼我——“黑龙”。

我的朋友中既有马拉松的世界冠军,也有只为健康而跑的业余跑者;有爱恋中的夫妻,也有正在寻找爱情的青年男女;有像我一样的糖尿病患者,也有癌症患者或者盲人或者其他残疾人;有像我一样的大学教授,也有我的学生们;有白领也有蓝领,有老者也有少年。跑步让我体验了大自然的美好,见证了很多人生奇迹。

(摘自《奥森日记》,黑龙著,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)

序：乡村变迁的历史图谱

□夏义生



子等乡村基层干部形象,真实呈现了从传统集体经济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、农民思想观念的巨大变迁。作品既烙印着鲜明的时代印记,又内蕴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催人奋进的情感力量,读来颇能引人入胜。作品所记录的这个时代和这些生活,正是我们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同代人所耳熟能详的,这也是我阅读过程中感觉亲切的重要原因。它不时地唤起我的儿时记忆。同时,小说语言不失流畅、风趣,特别是湘中方言的适当运用,既不影响外地读者的阅读,又增添了乡土文学的韵味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,新农村建设也进入了新阶段。希望三湘大地涌现更多像邓彪发这样热爱农村、钟情文学的作者,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,拿起笔,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火热的现实生活,自觉记录新时代、书写新时代、讴歌新时代,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、捕捉创新的灵感,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,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,为时代画像,为时代立传,为时代明德。

(摘自《天水》,邓彪发著,作家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)